



儼塾先生文集

三

和16
1.184
3



冒頓漢

劉洪也早于十九世孫稱

起于西晉之末也

成都王

夷種李雄自起号

西晉末致

拓跋後号魏

鮮卑夷種——同時起也

石勒

同時

後——自立于東晉之初云

趙前

劉曜也。同時云

父

儼

孰

集

卷之三

16
1184
3

儼塾集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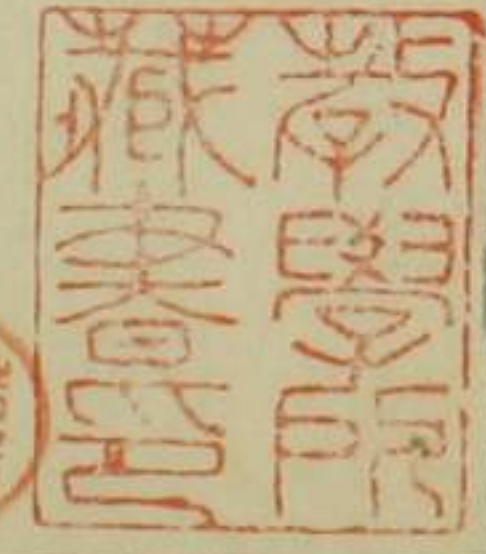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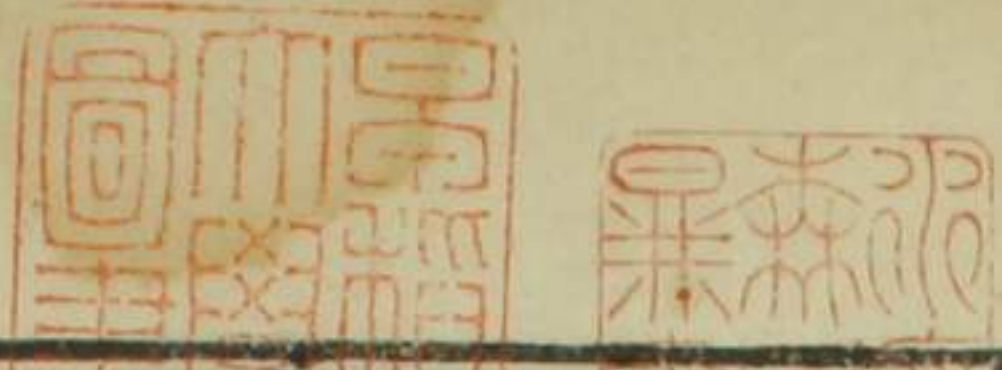
書六

呈福住如松子

比來承風疾未愈。而世務多端。僕悵然日深。聞宗心
翁已在地下。玄喜生亦病赤痢。憂畏之至。不可言也。
伏惟今當窮厄之運。又遭險釁。是先賢之所不免。而
非先生獨得之者。伯夷之歌采薇。屈原之賦懷沙。可
想像矣。今先生雖困厄於閭里。未至首陽之餓。汨羅
之極。可謂窮之半者矣。嗚呼。紀陽君雖思美璞。未勵
藍田。何時和氏一出。顯千載之含光。夫窮則變。變則

汨汨記

儼塾集卷三



通。通則久。貧豈不富。病豈不痊。不佞螻蟻之材。是忘
身陋。肯言一一。恐惶

又

久不接奉。瞻仰無極。洪鈞忽轉。送舊迎新。不審尊體
清勝。思望無垠。僕太冬。倉卒歸鄉。經涉世故。紛糾事
務。筮絕問候。獲罪不淺。舊歲永井君發武城。還高槐
以來。府內靜穩。近無風波。民荷德惠。家大人先已謁
見禮畢。稱子伏思。老父日薄西山。假使遊四方。祿俸
千鍾。不如居親。俯奉于晨昏。於是恒侍左右。本月二
日始謁見。邦君昔胡翼之先生。諸生之遊遠。三年不

省。閨闈者太公之。古人之教。以孝如是。豈不思乎。不佞
懶惰。雖不能精定省。而此心未初。忘失。只憂年光流
轉。朝不慮夕耳。嚮竹溪雅會。邈然向五載。每吟詩。積
篋不可言。思先生顧我。復當如此。改歲浪華之風物
佳興如何。想超然之作。日日堆案。因復鴻投。示數篇。
豈啻瓊瑤之貺。餘寒方烈。爲邦自重。恐懼再拜

與原元智

物候忽移。霜瓦結花。足下日用工夫如何。不佞昏弱。
不堪。沍寒。然未致疾。足下欲爲傭書。而今年已暮。宜
待新歲耳。高節而不出市朝。安貧而不慕榮利。實賢

人之事而愚者不及也。吾子能之。守分不仕。豈不歎服哉。夫伊呂得湯武而遂其志。神龍待陽氣而躍于淵。修己以待命。其亦可庶幾者歟。

酬淺見順良 並詩

昔者管夷吾知平叔牙。顯義交於殊代。徐孺子得乎仲舉。傳芳聲於後昆。是皆古之君子。接以義資以諒者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也者。謂德性相規。問學相助。而無損道心之全者。我友淺順良。嘗與學筵。同視席。以其論志已熟。近催課會。講書於春秋館下。未數月。不佞有事。歸省於高槐。夏初而往。經秋

而還。於是再開講筵如故。噫嘻。二人同心。其香如蘭。其利斷金。管鮑徐陳。不恥比之。可謂進於誠。進於明。而與古之益者不甚遠者矣。蓋不佞不獲於足下。豈能致如此。足下無不佞。不到於此。惠詩見示。信詞意清雅。茲次其韻。言志云。艱難何處破。愁眉羈旅生涯。鬢作絲。暑往寒來。驚運化雲高。氣靜感秋時。舊情想像陳雷義。新句忽觀陶杜詩。三省九思寧外覓。儒門只要見宣尼。

贈伊藤維貞

久絕便鴻玄。冬律迫未審。動履佳勝瞻。仰不已。僕心

痞方盛在鄉治療已踰浹辰今微快然未由往京侍會筵只憂間斷之久矣先生同志會今為何課講有何論題請願得聞寒時宜養精神收念慮閉門關以保尊體僕依病懶惰疎放無勉一事屬日嘗觀覽象山語錄其中有一二可議者請明此義開發愚蒙榮幸榮幸陸子頓悟超然不可企及而無言積累之功者朱子以謂或有一旦所發悟而繼不以倍養之漸自然淡淡反如始予思此語甚有功于道陸子以一切事業皆為支離卻就一身上求之是與聖人異處孔子曾問禮老聃問樂師襄又入大廟每事問子曰

倍恐培

十室之邑有如丘忠信者未有如丘之好學者聖人事事物物物理會道理者於是可知矣聖人日常孝弟之間用工夫太勤畢竟全體是一萬理一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蓋以積累之功與洽問博識得之濂洛關閩皆以是信得及也僕思陸子之言似告子所謂仁內義外之說如是論則歸合異端陸其然乎尊意以為如何敢俟來報先生常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衡準而後見諸子百家僕深感此語自有定見處會面當詳論之所約謚號及扁榜乞投下來薄物一篋謹效芹儀勿擯斥幸甚

復相田信也

玉書再惠來。數讀不覺紙弊。詳承動履佳勝。幸甚幸甚。且見投八句之雅律。金聲玉振。明公從來佳句驚人。非今日始得也。僕聊賡芳韻。冀鄙斤。近者鄉里之中。武藝盛行。僕亦遊于弓馬劍槍之間。以徜徉乎吾生。如世之論道者。設教分宗。自矜訾他。爭辨優劣。徒飾空言。無實事之可驗。而公道甚遠。不若藝術之直道明白。善惡立現。精粗自判。不可以舌爭也。是故交遊必勿訝焉。春寒猶在。自主保齋。

與增并良伯

分

前日涪陽相逢。積礙頓開。只恨匆匆說別。未罄心曲。頃者炎蒸銷金。動止佳勝否。某攜母濟海。歷南紀。今已到難波。莫勞遐想。先被惠詩。風韻極佳。數數舒卷。不能釋手。足下天質粹美。道學之器。惜乎醫門多事。無遑講學。然充養久無倦。自然到著李延平工夫。田地何必汲汲。逐末費力。訓詁之間。聞說友軒長應學。崇濂洛。研礚性理。渠是足下良友。時時討論。責善所謂麗澤之益。可尚焉。不佞近日將還江府。依便惠書。珍重。溽暑加愛。

呈木下順菴

後本
汲汲改

昨接手容辱承清誨先生微恙今日如何寒涼方臻
冀為邦保耆昨讀朝鮮三官使酬和數詩不勝敬慕
之至吁嗟懿哉稱贊適宜無乃揚我 邦之光輝乎
不佞歸家感歎無已朝鮮聘使無失信我 日本待
之殷懃兩朝合歡萬慶爰至邦域無事太平德全豈
不欣懽哉壬戌 鮑生聊伸賀意統祈炳鑒九月

寄佐佐子朴

壬戌歲

屬日初接看字愉快無極不佞嘗景慕足下之名久
矣不遭良緣徒結心塊茲神田氏來為媒者忽得相
見傾益如故天寔惠焉嗚呼厚幸哉不佞來此地非
無所懷今因辱知己敢陳縷情冀察納焉不佞自幼
好學嘗遊學京師雖為篤才常侍經筵家世以和氏
之醫流為業及弱冠朝翔于武林頗通于藝術又求
多聞涉獵百家自以為格物之學也家雖極貧不改
顏子之其樂身雖將疲尚擬黔婁之不病先大人已
辭世有老母存歲垂七旬零子漂泊未能一日朝養
是我大患也夫惟足下進登龍門荐上烏臺凡言重
於九鼎一顧價勝千金誠不惜齒牙之餘論見許吹
噓則志士仁人其可附驥而遠孤臣孽子豈無結艸
之報此非不佞過求薦舉只為母氏日薄西山故不

可不敬于祿爾。矧夫水戶相公明哲之主，仁智之
化，天下稱士者無不仰望，希為臣矣。足下一語，推轂
豈不深恩，鑠骨哉。不佞不勝悚惕之至。伏願鑒昭不
宣

寄今井將興

昨接看字，胸襟豁然，宿患消盡，歡喜無已。今朝動履
如何，風恙得快否。比來雨淫風慳，人多中濕，冀調養
合宜，勿受外侮。前屢請講家禮，未許諾，已經旬餘，未
能細閱，怠惰良多。想大兄應責讓，爰懷愧赧。所羨大
井內藤諸兄，列席同座，日飲高論，文鍊學熟，其侍館

修史退務，醫業深夜看書，早晨道徒不遑安居，可憐
可憐。韓子所謂「一身有二任，賢者不能禮曰：凡執伎
仕上者，少一其事，其兼備醫，豈耐延久，不可不怖。自
非辭醫業，遂疲勞極矣。所以廢進問者，非無所因。然
被肩衣，著履袴，變容貌，從俗士，甚不欲也。大兄意如
何，請告示。昨者得聞唐人排行之序，服色之辨，召募
之法，器械之利，羣疑已解。愚懷歛啓，令我恰承，舜水
朱公之面授，真遊浙江餘杭之學塾，欣躍何止。拜謝
何聲，欲近日趨走，陳敘，而遲留是懼，虔捧簡以代面
謝，都祈察諒，臨楮悚悚。

酬將興

公歲之春。辱惠玉書。告諭以毛義奉檄之孝。當時受讀。有所興起。而三四讀了。藏諸匣裏。不能有時而不念。頃日披閱典籍。見載先賢之懿行。而及毛少節之巨孝。慨然思得大兄警誡。懇到不覺啼淚濕衫。嗚呼誠誠之篤。謝辭曷旣。先者匣裏藏之。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哉。只恨不才性劣。不能畢遵訓辭。慚愧益臻。又近看大兄剛制于酒。調養攝護。屢感嘆。屢喜躍。亦令我頻興起。於是暇日製孝論一篇。以爲教家人之語。謹書備電。囑冀加訂正。重垂昌言。

寄安積子先

頃看足下文有云。嘗侍學于文恭先生。先生諭以少年不努力。成廢物。某受讀有所感發者。三知鴻儒之示人。以實而無隱也。知雋才之有文章。憤排而後啓發也。知昌言之感人。心有天理之不一泯滅也。竊惟師道不可不嚴厲。弟子不可不激進。朋友不可不箴規。然而激進爲成器之本。苟無其機。則誰敢發之爲乎。古人之聰明英敏。聽一語而奮然致大業者。不爲鮮矣。良將之策功勳。忠士之圖恢復。其意亦同。自非有坐薪嘗膽之勤。安成報讐執訊之名。足下微先生之

一言所勸勵豈有今日若干明燁哉某亦微足下之
著文所興起豈得慕效畏謹之益哉昔南容三復白
圭子路終身誦雄雉所守之固足下有在焉某復欲
效焉所以作為與文仰求是正若其他日所廢弛者
庶誠之論之

贈人見子傳

尚謙言自相別忽焉遇新歲於史館備審動止佳勝
爰慰瞻企春初相公康裕集館已納慶了恭惟
世子在本邦尊候萬福聞說及仲春大旆當還首塗
在近歧望以俟足下家中大小皆無病恙莫勞遐想

某賀正以來多務趨走不遑寄書遠馳問昨十一日
隨例賜饗同僚拜辱文場甫設編著校讐各有力焉
某前承命紀傳十數卷艸稿補綴已成只未能清寫
其是待足下檢閱耳茲家方兩錠謹效芹儀畱存惟
希千萬為時保攝不宜

寄吉弘子常

酷暑方臻想常陽亦炎熱熾盛伏惟羽林公尊候
萬福聞足下陪侍雅筵少有暇休甚知有勞唯羨陪
駕歷覽好山水不佞之館晒書罷歸直過病門日日
流汗成漿鄉人傷平時氣多患瘧痢故然爾間閱醫

書有所感發。極知病之不痊者。由醫之不明。醫之不明。由不務其本。於是著醫在務。本論一篇。為我家訓。觀足下之醫學。厚積而發。隨悔不佞之講究。未盡以噬臍。雖鄙說無足採者。欲聞君子之高論。故自稿呈上。仰求點竅。筆不能致。區區千萬為世加愛。

奉久我靜齋源公

頃日得演海僧正書。審承尊候。萬福不堪。恭喜尚謙。肇歲已來。事務繁冗。不遑奉問。罪戾良多。太年雙岡奉見。誠一世大幸。何日忘之。所賜詩筒佳什。我水戶侯一看。深歎美。即寫之。收家藏集中。而讀者皆駭絕。

齊齋記

鋌心錠

妙尚謙欣。拈無已。非短紙所盡也。比來稻津為實。自常陽來。淹留每相對。無不景慕高標。歎羨茂德矣。春候已闌。伏思新詩成軸。便風惠示金玉。幸甚。家方兩錠。謹効芹儀。采納惟祈。再拜。

與人論鬼神非無書

頃聞足下。雖聽務多端。無有勞傷。喜歡無量。其今侍西山館。不得餘暇。只臨臥暫閱經耳。偶讀尚書。至夔日。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心深。感嘆因不得已。而書愚見呈上。夫堯舜已前。事難為徵。且涉怪誕。故孔子不取焉。唐虞典謨。經天緯地之文。而

先哲王之所依。千萬世之所仰也。孔子序以置書首。至矣哉。其記事正明朴實。毫無浮虛。所謂祖考來格。豈欺人乎。且夫夔何人。夔與禹。臯陶稷契。其聖德相。爲伯仲者也。帝舜命之典樂。教胥子。其樂也。必到至妙處。感動天地和諧神人。是以祖考精靈忽然來臨。豈容疑乎。宋儒朱子祭子皆尊信。以爲實。今若言來格無有者。以曲謨所載孔子所述。宋儒所信。併廢棄之。不亦悲乎。又夔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以聖人之質。業聖人之樂。精義入神。有此感通。宜矣。若後世諸子百家吐荒唐之語。異見偏學。

造妖妄之說。不待辨而其不實可知焉。足下嘗曰。精靈著見。甚爲難信。故某引典謨爲一證據。謹述所見。不堪惶悚之至。都祈採納。

答寺井清次郎

鳳曆新回。至祝至祝。舊臘辱惠書。詳承椿萱二大人起居佳勝。不堪泰喜之至。閱來書。知足下學問日進。先所著孝子傳。西山公偶覽之。歎英邁。迺收文苑雜纂之中。於戲齡及志學。有此盛譽。甚可嘉尚。且聞謙謙彌篤。不覺歡抃耳。足下講經之暇。用心文章。時時馳書。見問體制。不佞不得已。而致此區區。冀裁取。

焉。夫宋儒道學諸君子皆鄙文詞者。誠世人務空文
疎實理也。吾邦以和語解六經訓詁多苦難通其
以臆度準擬作文。故字恣顛倒。語路不快暢。不能盡
述實理。可謂一大欠事矣。今志文詞者。是急先務。非
驚空文。須精究規範。明辨句讀。詳悉字法。以輔助實
學之功用。力日久。當得正其雅俗。除其因襲。明其照
應。省其浮華。以提其要領。達其精微。昔者曾南豐學
文章於歐陽公。公唯芟其繁蕪。而別無增添。此事足
以爲鑑矣。餘寒猶在。保護思孝。不宜

又

得椿堂書。詳知太歲足下汗證得愈。春來來快。何喜
加之。冀保護無怠。以全孝道。所著致知論投來。細讀
知足下少半研究大學發蘊到此。誠堪驚歎。而有一
二可議者。所論大意致知之知。讀爲平聲。非太聲。實
合朱子意。今無所疑難。而一篇文章。設成客主問答。
譏客以知字呼爲智義論辨往復數千百言。機鋒英
邁。卻欠溫厚和平之氣。若倘有確取智義者。觀足下
文章。必發激怒。大開爭端。多害少益。夫聖人之語。不
迫切。如孟子大賢。些英氣甚害事。朱子少壯氣象巍
然。見延平先生存。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後稍得和

平。此等類足下所曾講明。宜自省察。變化氣質。又前
年不佞告足下。吾邦人當以文章爲先務。足下答
書以爲文章非先務。實學是先務。所論正大。覈實的
當分明不佞徒赧顏耳。然而雄辨過高。評駁太甚。亦
欠溫厚。和本之氣。聖人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夫不仁者。不可不惡而已甚。則所招害亦甚。不佞年
邁於足下。二十七歲。仕途繁冗。看書不精熟。慙愧不
爲少。欲告以善。披陳衷情。不覺多言。有罪有罪。只恨
阻隔山河。無緣見面。報椿堂書。亦致區區。俟鄙文三
篇。請暇日電囑。多幸。不宣。

謝好青館主多惠和詩

風雷相薄。天之和也。山澤通氣。地之和也。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人物之和也。和之義大矣哉。故孝之上下
和睦。禮之用和爲貴。致和之道。通乎百行。可知矣。夫
述情寄思。莫先乎詩。而續交通好。莫切乎和焉。聖賢
賡載之歌。記于虞書。木瓜之投。瓊瑤之報。芍藥之贈。
鐘鼓之醕。無言不讎。皆詠于詩。自蘇李賦五字。以降。
魏晉六朝之詞客。皆相唱和。唐人和詩最多。至宋。次
韻亦盛。其後言和者。必押其韻。若諸大家。不問平易
險澀。莫不妙語巧辭。擒英競萃。一時之麗藻。百世之

奇觀非達者不得並轡馳驅好青館木大爺好詩鳴
于世僕每覽佳作未嘗不賞歎頃間呈一詩乃見和
韻欲效彼瓊瑤之報雖不能等曲於陽春而有望運
斤於郢人以故頓步韻礎大爺數數和酬捷如影響
風雲變態應用無邊山高水長不知其際賜和凡三
十二篇也僕語窮意盡無奈之何如拱在口如茅塞
心若不和之則恐失其禮不報之則殆違夫詩於是
奉柬申謝嗚呼鶴之和鳴好爵縻之詩之唱和芳聲
不疑

復安東省庵書

熊德詒

望泰斗久矣忽辱惠書詳承起居佳勝欣歡無量舊
歲先生應吾水戶侯需製舜水朱文恭先生集序煥
乎文章意旨簡妙吾侯不堪抃躍聊申菲儀先生託
僕等致謝懇到精切便達水戶了恭惟先生接朱文
恭誠實之至後世所未聞也同僚士常稱無不歎服
焉門下大坏了泉近寓居蝸廬每對語仰風采彌深
只恨山河綿邈無由邂逅偶見令子於太守邸何喜
加之今受讀手書感荷寔多謹奉短柬敢陳區區春
寒爲世保齋

謝栗山伯立

丁丑春。僕承教授之命。赴水戶。潜鋒粟大兄慇懃。製序。送僕東行。且警策開發愚蒙。不意忝此厚懇。謝無能。罄序中論云。異時不幸。治不如今。則當復入人有所仰。且耻云云。夫非盛德大業薰化之久。其為得此効驗。若僕者。設塾講書。僅為裨益。雖有治世之志。而其功不可期也。又論云。莫徒鼓舞仁義。而僥倖祿利。作為文章。而眩耀耳目。此言盡善。無以間然。今大兄忠以告我。謹報以所見。請察納焉。惟大兄九四近上之勤。總裁接衆之職。進以陳言。論事退以勸善懲惡。啓沃盡忠。與奪致美。冀望居大人之業。格其非心。以

沃

真儒之學。助其良政。近來土州有野中某者。開經學。崇宋儒為邦輔治。而性質嚴酷。擊非如鷹。不能全其終。可惜焉耳。世之講經未熟思者。大率躬自責薄。而責他厚甚。不赦小過。以春秋之誅意。綱目之書。汰品藻評駁。天下無友。或有用和為貴者。名之為諂。為蕩。為污。為狂。夫春秋綱目之教。豈使人深刻彈訶如是哉。易云。含弘光大。又直方大。論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中庸云。致廣大。孟子云。至大至剛。此大字至矣。哉。諸有所忌。避忤復者。知其器小而非大也。孟子云。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公其間。不能以

寸。故良將使懦者爲剛夫。賢君變小人爲君子。化其可惡者爲可好者。況於有才有德乎。故齊桓用射鉤之夷。吾晉文學斬袂之勃。隄霸者所容如是。況於聖賢乎。僕恐野中氏之學之弊也久矣。太兄敏而不訕。訕シラカフ而不修飾。思當容受有如以石投水。故不憚所告。非唯告大兄。一時有所爲而發此憂弊之言耳。

寄久米田僊菴

久絕書音。祁寒爰臻。伏惟驢菴先生。尊候萬福。仁兄起居佳勝。不佞職業無暇。無由捧簡。想仁兄日進學路。知識倍於舊時。只以不能言面爲憾。杏菴先生進

赤
起
報

途既就。不佞平生懷此事。鬱結不開。嗚呼。何日微使忽至。遂展鵬翼。得聞吉語。實是一大慶事也。僕忝水戶侯屢賞。醫業不才。叨蒙過稱。日增報救顏。近來西山公病漸危篤。由是憂心忡忡。食不知味。百事不樂。可憐可憐。竹中通菴平安否。憑足下報一語。云嚮聞田中卜庵物故。極爲悲歎。人世變遷。豈不感傷哉。尺楮不盡心曲。都祈昭察。

復篁渚川

承踰求見。不佞近來詩文及諸儒之作。迺欲應高請。而有一二可議。故不附來使。非唯卑謙。恐損人目。力

喻諭記

凡今時詞藻甚不益于人何則多是陳言腐具因循
踏襲所謂古人糟粕相雜速耳不如閱經傳沉潛反
覆其功居多先哲有謂經文如山林萃史書如園中
萃諸子如瓶裏萃諸集如剪裁萃誠哉言也諸集之
中李杜韓柳歐陽蘇黃傑然尤者也今捨是等大家
弄浮淺文字塞進學之路蔽將秀之苗可惜可惜仁
兄好學愛文敢致區區仁兄思茲思茲

復平岡氏

嚮忝惠書感荷寔多唯稱譽大過伏增愧赧醫業無
間無由報答故延數日宥罪宥罪聞近日趨于江戶

欲伸所屈更期他日奮翼灑池遂登龍門足下俊邁
之質豐勉匪懈大有所進況富春秋乎人必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有成其器無所憤悒則不能啓發斯之
謂也夫俊邁者必具鋒銳非無毀折冀磨礱以治圭
角保全太器得君子進德居業之道矣古人送行以
三言益忠告而善道之意也欽致區區以報厚情察納
惟索

賀夢記字並詩

昭陽協洽羊日夜土屋弘吉雅文慶得金書高雅二
字於是嶽翁賦詩賀之愚亦走筆申祝意夫禎祥不

其音同其痒痛同其涼燠其所異者何唯在心之所趨耳。一致泰平如斯。一致禍亂如斯。嗚呼其源微哉。微哉不可不省察其本遠慮其末者也。今論緊要處如何格其心之非。如何用工夫。日外有所防。修躬之行內有所守。養性之善如是而已。僕孤陋寡聞。講書不及一足下遠矣。而聊陳愚情贊助講話之萬一。都希昭亮。

復肥田執政

比來屢承書欲見僕之與文。僕爲醫所蔽始廢學不能應高講而不得已敷陳愚情恭惟相公萬福爰

蕪。世子百祥惟臻。幕府之禮遇日厚。四方之仰望年隆篤恭和平。威儀整肅。仰頌萬歲而已。執事諸吏好善慕道。嗚呼懿哉。如足下率性粹美。專好聽道。豈不忠告而善導哉。夫奉事之職要在溫厚好義虛已納諫耳。若欲學之。須先黜我聰明。古所謂英氣甚害事。苟振聰明則無來而告善者。才俊之客化爲詔諛之輩。故不覺爲彼獨夫悲哉。世人之病在外有所張。內有所弛。切宜內省不疚。自反而縮。如此則上下感化其德有如指掌。大學所謂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國讓一國與讓是也。彼文翁之化西蜀。韓延壽之治

東郡其例不可勝數。雖志如是有所不行必正其本則行矣。如身有病患如家道困窮如下民衰弊如親朋不睦如風俗奢淫如災沴不弭顧其由來如何則莫不治焉。或詢耆老或謀學者明天人之道達事物之情。深省遠慮必當有所得也。是僕所以告足下之微意止於斯矣。希無所拒。僅有所納。幸甚。

復中村伯行

本月六日。奉翰。十日。落手。伏承。相公尊候萬福。世子動履亨嘉。恭喜恭喜。足下平安。侍講修史無倦。欣慰何極。前者僕病疴瘧。藥治艾炷。寒熱一旦脫去。

但新起。未堪事務也。深荷存問。不勝榮感。聞栗山兄患瘧。不日而愈。亦增喜慰。此地亢旱數旬。炎氣薰人。想武陽有時雨。至否。高居有避暑處否。僕故廬僅免暑。唯志止于家業。無問歲豐儉。是因太夏足下投詩教誨箴規也。吁。昌言諫我。豈敢忘之哉。苟欲酬厚意。不知所為。足下。令子。鳳雛驥子。他日當成大器。僕從來有。三不能。一失。一癖。欲告令子。助其居業克治之力。是僕所以酬足下也。僕不能過。花巷柳陌。不能。敲魚捕禽。不能為賭博。以此。三不能。有學問不墮地者。冀令子亦不能處。僕嘗講習武藝。頗嗜之。此。一

失甚妨家業。自覺少益。僕專用心於治世安民。故對人。多說富邦強本之術。此一癖。屢憎於人。卻覺招害。冀令子無如此失癖矣。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夫省外則內專。涉多岐則不成功。故守約而已。若習藝者。發于道德仁之餘。玩藝適情可也。故云游乎藝。其不泥小道可知焉。夫進道之要。莫切於諫。足下再賜諫言。大幸在茲。海暑加愛。

上書七

代人欽乞興造宗廟表

此表元祿甲戌秋承公命而作。而有議罷能而不達

恭惟 吾朝
天孫之正統。自
神武天皇至

今上。一百十四世。二千三百五十餘年。

皇胤相繼。靈祚永保。可謂功德過於三五矣。所恨綿邈之間。陵墓或失其地。舊史所錄。難推求焉。

吾朝

古先哲主。邦有大事。必告

祖考山陵。事之如生。祭之如在。遣使奉幣。置陵戶守之。每年修理。其兆域垣溝。故明德昭昭。峻極于天。

東山天皇
神諱朝仁

夫

神武天皇開吾大八州於盡兇徒創造洪基其功德
巍巍萬世仰之空彌敬其廟彌嚴其祭光被威靈
於億兆者也夫上報本追遠之典未全則下亦效
之有甚焉者在昔平清盛當祭其所出

桓武天皇子葛原親王而何致敬嚴嶋明神源賴朝
當祭其所出

清和天皇子桃園親王而何厚信鶴岡八幡噫二子
不學之失延及後世不辨尊始祖之道不及藤氏
奉崇春日談岑之爲得道也遠矣且

應神天皇者自宇佐託宣禦醜類之窺窬爾後置宇
佐使奉承神敕其功德可與

天智天皇討賊撥亂同奉稱者歟而源賴信及義家
仰以爲軍神未詳其義若論軍神在古軍帥道臣
命及大將軍日本武尊耳凡厥流弊因襲不改蓋
以其初尊祖之教有所未備歟願

神武天皇神殿宏麗盡美而又修
天智天皇廟侔壯大於

應神天宮可謂盛德大業其至者矣世人知拜
神祖天照大神而不知拜

帝祖神武天皇知敬近世之陵墓而不知敬先王之山陵夫繼絕興廢聖賢所褒伏望追尊太祖祭其可祭追求諸陵修其可修示孝於萬世知報本之道垂教於不朽致追遠之誠謹言

上水戶執政薦處士相田信也書

尚謙嘗聞事君者心在至公不顧私家薦賢舉良輔成君德是古今之通誼也故孔子謂仲弓曰舉賢才舉爾所知又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太公曰蔽賢者身受其害以吾從文士之後不敢不告也其幾可免彼蔽賢之禍歟於是陳

敘所知謹以進呈京師有相田信也者温恭好學志高守道祖父內匠仕加藤清正爲爪牙之臣忠信有功領秩五千石文祿中征朝鮮時清正得王子臨海君令內匠守之監護能養王子所書今傳家云元和末清正子忠廣坐其胤子癡獸佗飛書流羽州由利地從者二三人內匠請棄家從之鈞命聽之遂至由利全佳名而終內匠嫡子權頭卽信也之父不得志而卒信也零丁多艱姊嫁因州世臣池田日向生子鞞負信也嘗依爲器識高邁故不復久留姊家西游長崎又東歸來江都不幸而不遇知己時丹羽式

部少輔以月俸五十口及百石待之。妻以親戚居歲餘辭祿及妻而太初信也。欲憑其推舉得仕大家。揚父祖名。已而丹羽氏欲令與聞家事故太而復有至京研學之志。遂適京。列于松永昌易西村李齋伊藤維貞講席。一人已沒。唯與維貞相善。志在明經修行。精乎易春秋論孟孝經。其餘經傳大較通旨。學書法於賀陽鐵舟。學和歌於廣澤長好。共被稱譽。凡弓馬槍劍武夫所講皆通。大意所居設筆一張尺八一管。氣倦體疲則鼓吹而樂。詠歌賦詩逍遙自適。識度凝遠。不循俗流。性不能大飲酒。好與人飲。盡歡平素談。

槍

枕競記

笑灑落。行無偏僻。家屬乏置。不敢苦貧。因州姊家憂之。贈遺若干。信也辭之。纔受小分。弟妹早死。唯叔父善左衛門住于伏見。鄉信也事之。孝謹常頒衣食。所交山脇重顯尚謙等數人。許以心友。不接權門。不結富豪。可謂卓犖大丈夫也。而比世之奔兢請託。口稱經術。傲倖銜鬻者。相去遠矣。尚謙嘗隨學書法。觀其立藁。雖細字無不楷正。其自謹可知矣。往時聞吾相公閣下。學該天人政治。休明遙欽。仰望太歲寄書賀尚謙仕。閣下侍公。燕賜聯句。尚謙亦屢馳書求其來歸信也。答曰。忝爾薦舉。願莫用姑息。要如大器。

閣心閣

櫻地集卷三

七

晚成カ云云再言麗藻我所不能セ若說經義曾有所受
然而革面為書生恐背父祖之意モ莫在武官之列議
論經書以浴清明之化尚謙淡喜實言所思非折簡
可招微官可縻耳執事萬一有達台聽者吾喜不能
寐也古所謂禽息薦賢碎首不惜卞和獻玉則足願
之於尚謙有焉又聞信也與佐佐宗淳有姻婭之好
冀問正宗淳推究事實明知尚謙不欺不蔽不敢黨
比幸甚幸甚

上書進藥方

臣謹按頃間疫行由不正之氣也所謂春應溫而返

清涼鬱發燥夏應熱而返寒者鬱發寒無不令人患疫歲

首以來。凄寒殆失春夏之令。方今梅雨之候。濕淫殊甚。用藥者須以勝時氣為主。臣竊惟惡寒微熱六脈帶數。似瘧非瘧之症。濕氣所感。宜祛外邪。以助正氣。然又脾胃敦阜。內蓄濕熱。與外濕熱相應。生疾。夫雖味不厚而自然所積。有不可言者。在內濕熱。因循積累。或動痰火。或成疝瘕。或釀黃症。或致浮腫。見其末則多端。察其本則一源也。伏聞進藿香正氣散。追時氣之濕。頗協臣素意。而無佐助之藥。則奏効不速。當加羌活以驅濕邪。羌活祛風除濕治頭痛加香附子散滯氣。香附

子快氣開鬱消宿食又檢前方藥品尚多蓋其中有二三不緊要者不如不換金正氣散加紫蘇紫蘇葉味辛而香輕能散表邪附子羌活每日進一貼錢重則數日之後除濕健胃大得爽快是所仰望也又有寒不欲用桂姜有熱不輕用芩連此有所慮今難悉述服藥舒緩則效亦違滯所冀每日進一貼速治彼似瘧之諸症若不適中則委付妙手得萬全功幸慶在茲臣庸愚度言職分內事聊伸寸衷都祈上達

箴戒八

讀書式

朝經 畫史 夕子集

右不可有間斷然或世務紛冗不得讀者須期來日充前日之闕漏小學所謂呂先生勤書之法宜為標準短慮不為功須勤謹和緩至若春秋之聖斷綱目之書法與廢安危義利美惡班然可參于前而慎莫遺託于簡編之中如記誦文章亦諷詠之一助爾

讀書訓

謹告一二後生日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故以是事父能孝以是事君能忠以是交朋友能信以是使民能惠矣勉學之要必欲求於已

不欲爲人仲尼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受業之日
須先危坐虛心以受師言歸家當通讀數十遍其餘
應精力再復多多益善讀書已後宜趨步林園挽弓
走馬舞劍揮槍或詠歌舞蹈身體動盪流行血脈以
發鬱滯是等藝事卽學之一而養生之術也夫人通
一藝而推之則衆藝皆通明一事而及之則衆事皆
明雖然支離則甚害事節之在于心耳與同志者相
規過箴則有日新之益中無私主則多勤修不倦勿
自傲才勿恥下問勿輕慢他人勿誇譎他教勿挾富
貴天子猶親受業於師保諸侯大夫皆然況一介之

曉灑誤

士可恥問學乎隨其學力之進而達性命之理胸次
灑然洞達自在也若業未孰者必莫踰次第跨虛遠
宜如鍊鈍金以爲利金磨璞玉以爲明玉耕種情田
勤修禮義朝稱篤實君子鄉稱正大丈夫矣尚謙不
顧固陋述此儆戒無棄捐珍重

觀書法

本朝自古雖漢唐之文學盛行乎世而宋儒之道學
未廣于時學者當以宋之六君子爲道學之楷標觀
書之法四書爲先當著眼如左讀大學知聖人之綱
常讀中庸知聖人之性理讀論語知聖人之仁讀孟

子知聖人之義皆道一以貫之。四書讀了。可讀小學。始自胎教及五倫之要。古人之嘉言善行。當鑑焉。小學過了。詩書易春秋禮記各當循環讀之。讀詩則知家道正而王化成之德。讀書則知二帝三王之心。讀易則知太極陰陽治亂人鬼之理。讀春秋則知尊王賤霸正名分之政。讀禮則知禮之節目出於天曰德曰心曰理曰政曰天皆一耳。要勉得實底。莫鴛空文泥訓詁矣。暇時靜坐從容熟思則灑然有自得處。涵養吾心勿貪多謹白。

自修七件

慎業
治家

修身
任勤

安分
守孝

思義

一 慎業

我所業者講授與醫療也。講授誤義則害入之心術。其罪大矣。宜日夜省察玩味求義理之精微。若不分明可問碩儒其餘闕疑可俟他日開悟耳。醫療失治則傷入之身體。其咎不少。宜謹重詳察形聲色脈分別陰陽氣血內外之筌。而後立方處治。若難辨者須還家精密考究醫書。若未決者諮詢老醫。若所可恐須早讓也。

二 修身

心欲正身欲敬行欲直。此三勿忘我學宗李延平延

平之格言常自提撕延平之無疾言遽色充養緩步等行事宜欽守焉

三安分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故樂天知命為君子安動多欲為小人是等之辨所嘗聞也今不踰分願行止從義止於善不遷其庶幾乎

四思義

見得思義須明取與之分無違義理其濟人也周急不繼富其於我也不受貧人之報謝不求富家之眷顧天儒教醫道皆貴陰陽亦必勿先利而後義

陸

五治家

家道以忍為主莫為小事動心勞氣凡饗賓客贈幣物須從家之有無不越吾分禮曰貧者不以財為禮一云云又勿求足勿思廣居勿宿負債

六任勤

夫不得已而勤為義安動躁進為非義若有事欲行遠方豫細書事務必急先務莫輕與人期約若所約者慎莫食言出門進步時須慣延平之緩步勿過多勤

七守孝

要專守孝道。欽思韓文之蠱切思奉母之養。勿怠勿失。父母夫病之憂。我病質須先養生。養生有五。曰酒。食慾勞言。要節此五者。夫酒者大禹周公之所警。豈得快飲乎。禮曰。酒所以養老助勞。今分量不可過。三盃。若有傷則大不孝也。飲食之人。君子賤之。爲其養小失大也。食宜受三分之一。勿甘於口而苦於體。若有傷者。大不孝也。制情慾有道。要在發戒謹。恐懼之餘。自非老子所謂精氣之至者。慎勿近房。若有傷者。大不孝也。上古之人。不妄動。作延年先生。不爲費力事。大凡勞心太過。及犯風寒暑濕之類。皆

是勞也。若至傷則大不孝也。仁者其言也。訥多言。衆所惡。而氣海虛。天機泄。損多益少。若爲害則大不孝也。此五禁者。永誓無復犯之。

右七件宜深誠慎守。莫違莫忘。

夫儒而不能爲人之規範。則非儒矣。醫而不能療人之疾病。則非醫矣。皆欺之甚也。可欽可敬。每朝拜家廟。後可觀四書。日中勤事及講授之間。必可閱醫書。晚必可見經史。暇時可靜坐。夫至靜道之根元。運動道之大用。在動而能靜。自靜而能動。靜合理則道全矣。我學未至。困知勉行之地。宜切勤之。所以

怠倦者因本不熟得也。用彼大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他日可進學知利行之位耳。夫為外物所奪觸物轉動者因不知命也。容貌不安重因不養氣也。臨事有疑因志不決義也。一切不善因心不正也。其不正因燭理不明也。天和三年癸亥歲書

講筵式

- 一 會講筵者當巳前而入午後而退勿愆期寒暑風雨亦莫辭
- 一 所不通曉者慎須問質莫容易輕過
- 一 禁劇談及無用之辯及道世上得失品藻人物

右須貞固守之勿違約矣。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苟志於學者宜變氣質求放心不希名利不役外物知所未知能所未能明調有者以復其性也。貞亨丁卯歲孟夏日

碁箴

丙子孟春念日雨雪濛濛佳興可賞晚訪杉浦氏居與瀧氏圍碁。二更歸家有所悔悟手記圍碁無益十事自為誠夫碁雖有坐隱手談之雅名而廢事務一事也。閑暇宜讀書反為此戲不開卷二也。圍至夜深必晏起三也。其爭也非君子爭四也。語有不敬五也。貌

爲倨傲六也。費思量七也。損目八也。宿諾九也。招譏十也。吾曹所學。欲入孝出忠。而爲此戲。移時空日。吾過矣。且夫似藝非藝。投閑致閑。可惜之至。非明哲所行也。古人著博奕論。良有以哉。嗟韓子學如太山北斗。猶貽此譏。可戒可慎。

南箴

夫禁戒在乎心存焉。雖壁書日觀。而心弱物蔽。則聖語遮眼。如望一片風光。豈得益哉。從來許多禁戒。不能全者。心不定故也。宜本心爲柱。勿動勿移。夫變心者。何彼情欲也。爲情欲所誤。心身錯亂。迷妄嗚呼。悲

哉。夫情欲我賊。讎也。宜惡之。如蛇蝎。若爲彼所轉。卽同野狐。嗜味陷穢。非人道也。縱然勵學修業。何益之有。每對諸境。莫違此言。而對色食時。處安逸時。最當著力。夫至道之要在義理。養心。今養之則百福是聚。失之則貧病死。不待旋踵。欲得行仁。豈可得哉。深察深察。自省。自省。

元祿八年乙亥
四月十一日

北箴

知恥近義。苟不知恥。同于禽獸。敬身專在飲食宴息時。若一念有邪。速切斷之。念猶不斷。須觀察。是非義是非道。是致傾覆。是取死。以勝邪念。我今校書多

疲。修醫多勞。身病家貧。艱難可怖。豈暫安逸。忘忠孝哉。而飲酒損軀之行。圍碁廢業之戲。須勉強遠之。欲慎言語。先閉口。置意於氣海。欲制躁妄。先斂足。寄事於他日。侍君思職。祠前思敬。勤事思過。對病思變。雖庶務多端。而靜觀之。可以無大過矣。又切誡曰。我若失道。奈老母何。奈。君恩何。奈祖考何。奈世誦何。元祿八年乙亥四月十一日

醫家警誡十二事

一。對病人。先望形。聞聲問症。切脈。次按腹氣。詳七情。辨六淫。尋所由。察未來。九法已畢。而後論治。一。治

病。須切慎之。如致齋。如臨兵。大本在仁。勿挾名利。二。有體虛而症見實。體實而症見虛者。有體症其虛其實者。初投劑。當審之。若藥不應當改其劑。不待終日。須莫輕易改方。或加減之。四。當決死生。依岐伯語。參在數日。知其調不調。五。占決死生。知是病無生氣。須速辭。太若病家固請治療。所不得已者。當與丸丹。或揀參湯。莫立方如平常。六。若有所疑。無所取決。須克念之。案定而後立方。處治苟有不慊。不可與藥。若藥不達。須尋鍼灸。處治。七。若難治症。旁閱醫書。而疑未決。則廣質諸老醫。適得肯綮。從之。八。

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若不知所治。須早讓。他九。
病瘥勿喜。燈將滅。或發光。病篤勿懼。餘燼亦將熾。盛
十。三日不見。勿爲舊時看。夫歲氣流行。時候變遷。
人物有生。莫以常見。十一。俗間應接。勿傷煩。勿傷
易。至對病人。必詳審問辨。無有所忽略。十二。欲治
他疾。當先治我病。我身有疾。豈得察他疾乎。宜聽我
耳。明我目。靜我手。慎我言。虛我心。以對病人。元祿丁丑四月

揭壁八事

一。大家豪族。不之干醫。貧家窮士。宜切治療。一難

治之病。須考正傳入門醫統類案十六種等諸書。用
工夫。二。惡脈惡聲惡臭肉脫等。諸惡相見來者。可
懷危懼。速可辭退。四。病人及危急時。勿欲遺去。其
臨終須慎瞻視。而後退散。五。婦女之病。其夫他出
則不入其家。若其親族在座。則可應其招。六。食治
不可殺生物。係真人故事。可思焉。七。於病家。諸醫
集會。各論治時。他醫案過了。後可陳思案也。勿卒爾
輕發。八。對病人診候。察視靜心議之。宜事謙讓。前
年警戒十二事。永莫遺忘。我心頭未離凡俗。則不達
神妙。毫有各利之念。則違于司命。要在無欲耳。元祿十三

年庚辰
十二月

儼塾講式

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定為講日。若風雨雪則期
三日未晴。期五日。中下旬準此例。夫講學以立志勵
行者屬日。相公面命。臣尚謙所委。曲教令也。只恐
短才菲德。不堪奉嚴命。冀來會諸士。上不背命戒。下
無變此約。因講習之力。以有所進。成行長德。忠孝全
備矣。崇永元年
孟夏五日

儼塾集卷三畢

